

辽史 金史 元史 明史 南齐书 梁书 陈书 魏书 北齐书 周书 隋书 南史 北史 旧唐书 新唐书 旧五代史 新五代史 宋史 辽史 金史 元史

文白对照 二十四史

精华

宋史（三）

主编 廖盖隆

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

张齐贤断案逸事

北宋初年的宰相张齐贤，任地方官时就留心刑狱，亲自纠正许多疑案冤案。他任江南西路转运使时，每当出巡各地，经常看见各州押送囚犯前往京师。囚犯们披枷戴锁，狼狈不堪，酷暑严寒之日，更为惨切，死于路上的，十常五六。他几次碰见南剑、建昌、虔州的送囚小队，要来押解公文一看，几乎都不是首犯、要犯。对这些，他都立即加以审问，弄清了不少冤枉的或不该解送的。有鉴于此，他上疏皇帝，建议以后凡地方送囚至京，皆委任精明强干的官吏审问，倘若情况不实，一定追究原问官员的罪责。他的主张实行后，江南送囚到京的就减少一大半。

张齐贤判案既果断又机智。真宗时，有家皇亲国戚的两兄弟，由于分享家庭财产事，闹起了纠纷。两人都说对方多，自己少，太不公平。他们告到官里，贵族之家的财产纠纷，地方官不好认真追究，无法解决他们的矛盾。他们依仗裙带关系，又闹到皇帝面前，皇帝也觉得很难，偏袒哪一边都不好。能管天下大事的皇帝，调解了十多天也未曾奏效。真宗把他的苦恼告诉宰相，张齐贤说：“这件事情的确不好办，御史台和开封府自然办不了。陛下就把这事交给臣吧，臣亲自为他们

了断。”

张齐贤坐在相府的大厅里，把诉讼双方叫来问道：“你们不是认为对方得到的财产多，自己分得的财产少吗？”双方都说：“是的。”张齐贤说：“那好。你们就将各自陈述的理由写成文字，签名画押，作为凭据。”字据立好后，张齐贤说：“如今我让你们皆大欢喜。”他先对甲说：“你说他家的财产多，我就判你搬到他家去，他的财产归你了。”回头又对乙说：“你不是说他的财产比你的多吗？我也让你满意，你搬到他家去，他的财产全是你的了。”说罢，又召来两个吏员，叫他们分别监督甲家搬到乙家，乙家搬到甲家，但人搬财产不搬。又让二人相互交换了财产文契。手续办完后，张齐贤笑着问他们道：“该满意了吧？”

两兄弟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哭笑不得，可字据在宰相手上，既不敢翻悔，又不敢再告，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。次日，张齐贤向真宗皇帝奏明他的处理情况，真宗笑得前仰后合，半天才喘过气来，说：“我就明白除了你没有谁能断好这场官司！”

颇有讽刺意义的是，张齐贤自己身上也发生过因财产问题而出丑公堂的趣事。宋初的薛居正，当了近二十年的宰执大臣，居家俭省节约，自然积累了一份令人眼红的大家业。他



又没有儿子，只有一个养子惟吉。惟吉也当了十来年的地方大吏，四十二岁的壮年就去世了。惟吉不善治家，他死后，家里人为了争夺财产，闹得四分五裂。惟吉的妻子柴氏，没有生儿育女，她想带着薛家的财产、书籍，以及其他宝物，改嫁给张齐贤。可是惟吉的庶出儿子薛安上不依，提出诉讼。真宗想，两家都是宰相门第，脸面要紧，不希望他们对簿公堂。因此，只命司门员外郎张正伦前往两家查询解决。但柴氏讲的情况和薛安上讲的情况大不一样，没有办法，最后还是移交御史台审理。结果审出柴氏的背后原来有张齐贤的儿子、太子中舍张宗海在给她出谋划策。因此，宗海贬官海州别驾，张齐贤也丢掉相位，贬为太常卿。这位名相，风流梦、发财梦没有做成，反而落了个鸡飞蛋打的可笑结局。不过，张齐贤毕竟是能臣，皇帝离不了他，不久他又官复原职，虽有瑕疵，仍不失为一代名相。

《宋史·张齐贤传》

张咏公平断案

张咏，号乖崖，是宋初著名的地方大吏。他为政恩威并用，治理四川的政绩特别显著。真宗初年，张咏以工部侍郎出知杭州。有一年遭遇自然灾害，两浙的广大地区严重欠收，百

姓的生活非常艰难，很多人只能靠贩卖私盐维持一家老小的半饥半饱生活。可宋代以天下盐利皆归政府，严行禁止私人贩盐。这些穷苦百姓出于生活所迫，不得不铤而走险，许多人也因此落入官府手中，光杭州府就抓获了好几百个贩卖私盐的苦力。

张咏十分同情这些穷人的遭遇，他对抓来的人采取了宽大处理的办法，只薄薄加以惩戒便尽行放出。他的下属提醒他说：“贩卖私盐的情况这般严重，倘若不严格绳之以法，恐怕难以禁止，不好向上面交待。”张咏说：“你们难道没有看见，钱塘十万人家，吃不上饭的，就有十之八九。如果他们不靠贩卖私盐赚几个钱买米下锅，怎么活得下去？一旦断绝了这一线生路，倘若有人登高一呼，马上就会聚集起来造反作乱，那时的危害就不可想象了。不妨暂时松动一下，等到秋收之后，再按旧法严格执行就是了。”下属的吏员都被他的深谋远虑所感动，积极执行了他的主张。正因为在他大灾之年采取了这种比较灵活的措施，使得浙江的社会秩序得到稳定，较平安地渡过了难关。

杭州有个青年平民与姐夫争家产，告到了张咏那里。那青年说，父母死得早，嘱咐姐夫照管家产，如今自己长大了，可姐夫没有归还祖业的意思。张咏传来那青年的姐姐和姐夫，



他看见那姐姐是个极其老实的妇女，在人前不敢说话，一切都听丈夫的；而她的丈夫却能说会道，一脸的精明。他说：“我岳父死的时候，这内弟才三岁，岳父叫我掌管田地房产。岳父还立有遗书，说等到内弟长大后，以十分之三的财产分给他，余下的十分之七留给他姐姐和我。”说罢，从怀里掏出岳父的遗嘱呈上。关于财产分配的安排，果然如他所说。

张咏看了遗嘱后，又看看那年轻人可怜的样子。他马上叫衙役拿来一盅酒，然后恭恭敬敬地将酒浇在地上，郑重其事地对那姐夫说：“你的岳父，真是一个卓识远见的老先生！他知道自己死后，儿子还小，无依无靠，所以托付给你。他留十分之三给自己的儿子，让你得十分之七，是要你心满意足、能将小舅子抚育长大。他很了解你的人品心地，倘若他说留十分之七给自己的儿子，恐怕你的小舅子早就被你置之死地了！”最后，张咏判定，以十之七归那儿子，以十之三给他姐夫。他警告那姐夫说：“姑念你这些年抚育小舅子长大成人，也算是你岳父家的有功之臣，但你毕竟是外姓，产业应当还给你的内弟，给你留三成，是酬答你的功劳。以后。你不得妄生邪念。”人们都佩服张太守的眼光锐利，断案公平。

张咏严刑竣法

五代以后，天下大乱，军阀争战不休，中央和地方政权的更迭频繁，骄兵挟持将帅，悍吏凌驾长官的事，时有发生，直到宋初，这种习气仍然存在。但北宋初年，统治集团中已经有了一些刚强干练的人物，使用严刑竣法矫正这一弊病。

张咏出仕不久，任鄂州崇阳县令。这时，他已经表现出刚方强劲的行政特色，对属下吏役的管束十分严格。一天，有个吏员从官库出来，鬓角旁边粘了一个铜钱。张咏一看，是库里的钱。按规定，吏役出入官库，私自带出一钱一物，都是犯法行为。张咏问他是咋回事，本来略加解释也就算了，但这吏员平时骄横惯了，便火气十足地加以顶撞。张咏的尊严受到藐视，勃然大怒，命衙役将那吏员押下杖责。那吏员没有被他吓倒，却更加猖獗地大叫道：“一文钱算得了什么！这也值得打我？你有权打我，还有本事杀了我么！”张咏也怒不可遏，抓过笔来，龙蛇飞舞就写判词，他写道：“一日一钱，千日一千，绳锯木断，水滴石穿。为了防微杜渐，务必严惩拒不认罪者，以儆效尤。”写罢判词，他亲自拿起一把利剑，快步走到阶下，斩了悍吏。然后，马上向御史台和中书省陈明始末，自劾请罪。崇阳人对这个悍吏早已恨之入骨，他们对张知县的勇敢决断，齐





声叫好，一直传为美谈。

后来，张咏升吏部侍郎，出知益州。在这里，又发生了一起几乎同样的有关他诛除悍吏的案件。有个骄横的吏员不执行他的指令，而且还敢当面与他争辩。张咏大怒，命令衙役将他锁起来，颈上戴上枷。这个吏员横行一世，那受过这样的践踏，而且他也不相信张咏会为了一点争吵小事，就对他大动干戈，因此，他高声狂叫道：“有胆量你把我杀了！不杀我，你休想取下这枷！”他不清楚张咏是个刚方任性的人，认为这么一硬会把对方吓倒。谁知这种桀骜不驯的气焰，越发惹恼了张咏。他将桌子一拍，马上叫来武士，戴着枷就将那悍吏砍为两段。堂上堂下的恶胥猾吏们，一个个心惊肉跳，两腿战栗，大气不敢出一口，不得不从此收敛行迹。

《宋史·张咏传》

军 事

金攻襄阳之役

南宋嘉定十年，金兴定元年，蒙古太祖十二年(1217)，金宣宗完颜珣在蒙古数次南下攻掠、强敌压境的情况下，不自量力，又兴兵与南宋、西夏开战。

是年四月，金主命乌库哩庆寿、完颜萨布率军南侵，渡过淮河，分兵进攻南宋之光州、枣阳、襄阳等地，元帅左都监乌库哩庆寿亲自率军进攻襄阳、枣阳。宋宁宗赵扩令京湖、江淮、四川制置使赵方、李珣、董居谊分别统兵抗金，指示他们可以“便宜行事”。

赵方接诏，对其子赵范、赵葵说：“朝廷和战未定，益乱人意。惟有提兵临边，决战以报国尔！”遂上疏要求抗战，并亲至襄阳指挥。

当时，金廷尽管腐败，政事日非，举措失宜，而南宋更为不堪。开禧二年(1206)，赵扩与其宰相韩侂(tuō)胄锐意收复失地，仅凭一腔热情，在不知己、不知彼、不知当时天下大势的情





况下兴兵“北伐”，结果大败而回。南宋君臣急忙杀死韩侂胄，并将其头颅呈送金廷以乞和。宋嘉定元年（1208），宋金签订“嘉定和议”，宋向金称“侄”，年贡银绢各 30 万两匹，另加犒军费 300 万贯。宋宁宗还恢复了大汉奸秦桧的王爵，以讨好金人。

两国议和后，好景不长，南宋见金被蒙古所侵，连连兵败，遂罢贡金之银帛及犒军费，因而导致宋金战事又起。

宋京湖制置使赵方所说的“朝廷和战未定，益乱人意”，即指此。赵方至襄阳后，马上檄令统制扈再兴、陈祥，钤辖孟宗政等率部御敌，又增强对光化、信阳、均州等地的防卫，以联声势，牵制金军。

金军从襄阳城西三十里的团山猛攻襄阳，“势如风雨”，锐不可当。扈再兴与孟宗政、陈祥各自率部分为三阵，埋伏于城外山谷中，然后由扈再兴率一部兵马出战诱敌，与金军一战而败，退往山谷。金兵素轻宋军，乃乘胜追之，宋军伏发，孟宗政与陈祥从两侧夹击金兵，扈再兴亦率所部反攻，金军三面受敌，大败，战死者“血肉枕藉山谷间”，余众仓皇败退。

宋军在襄阳获胜，枣阳守军却不敌金军进攻，连连向赵方求救。赵方遣孟宗政率部救援。孟宗政率军马上出发，第二日凌晨，便抵达枣阳，闪电般地向围攻枣阳城的金军发起攻



击，“驰突如神，金人大骇，宵遁。”枣阳围解。

襄阳、枣阳之捷后，赵方请宋宁宗下诏伐金，以雪前耻。宋宁宗乃下诏道：“朕厉精更化，一意息民。宁不知机会可乘、仇耻未复！念甫申于盟誓，实重起于兵端。……除戎当戒于不虞，纵敌必贻于后患。一朝背好，谁实为之？六月飭戎，予非得已。谅深明曲直顺逆之理，其孰无激昂奋发之恩？师出无名，彼既自贻于颠沛；兵应者胜，尔立急赴于事机。若能立非常之功，则亦有不次之赏。”

于是，宋金又展开大战，结果两败俱伤，最终由蒙古兵一一消灭之。金、宋之昧于形势，实为可笑。对于金攻襄阳诸地之役来说，金主尤为失策，即使能够占领襄阳、枣阳，亦是一步劣着。盖此时蒙古旨在灭金，金不全力北向，却自陷三面受敌之困境，不亡何待？

（《宋史·孟宗政传》、

《宋史·扈再兴传》）

南宋击刘豫藕塘之役

公元 1136 年，宋左仆射赵鼎、右仆射张浚积极准备北伐，收复失地。被金国立为“齐帝”的傀儡政权头目刘豫此时正代



金统治江北之地，闻宋将大举北伐，忙向金国告急，请求发兵增援。

金熙宗召集群臣商议是否援助伪齐击宋，大臣宗磐以为：当初金太宗立刘豫为“齐帝”，为的是令刘豫作为抵御南宋的盾牌，而如今刘豫既不能“辟疆”，又不能“保境”。若从刘豫之请发兵相助，则刘豫受战后之利，而金受战争之弊。况且，前年刘豫怂恿金伐宋，结果败于大仪镇，凭什么再答应他呢？

金熙宗于是决定不发兵帮助刘豫，只是派完颜宗弼率军屯于黎阳，坐山观虎斗。刘豫见金不发兵来援，只得征各地之兵共达三十万，分为三路，先下手为强，南下攻宋。

其战略部署为：刘麟为中路军统帅，由寿春进攻合肥；刘猷为东路军统帅，自涡口出进攻定远；西路军由孔彦舟统领，自光州进犯六安。最为可笑的是，刘麟令其士卒穿上金兵的服饰，狐假虎威，为的是吓唬南宋军民。

刘猷则率军数万，欲自宣化进攻建康，其前锋与宋主管殿前司公事杨沂中之军遭遇于越家坊，被杨沂中击败。刘猷于是不敢孤军深入，打算至合肥与刘麟会师。进至藕塘，又与杨沂中之军遭遇，刘猷指挥大军据山列阵，向宋军射箭，矢如雨下。杨沂中道：“吾兵少，情见则力屈，击之不可不急。”（《续资治通鉴·宋纪一百十七》）乃遣摧锋军统制吴锦率铁骑五千冒



着敌人的矢石冲了上去，突入敌阵，伪齐之军阵脚大乱。杨沂中则亲率精骑绕到敌军的侧翼，配合吴锦的骑兵攻击刘猷。短兵刚接，宋军便纷纷大呼：“破贼矣！”齐军惊愕，尚未回过神来，背后复又大乱。原来，宋江东宣抚司前军统制张宗颜等率军自泗州来援，见杨沂中已与刘猷交兵，马上从刘猷军的背后发起攻击，刘猷军顿时四处逃窜。刘猷对其谋士李谔道：“刚才见一长髯将军，锐不可当，果真是杨沂中。”竟率左右数人弃军先逃。伪齐军数万人皆僵立骇顾，不知所往，杨沂中跃马喝道：“你们皆是赵家臣民，还不速降！”伪齐军士皆降。

李谔与伪齐大将李亨等数十人亦为宋军俘虏。刘麟闻知刘猷几乎全军覆没，大惧，已不敢再南下进攻，忙拔营北退。杨沂中与宋将王德等乘胜追击，获敌船数百艘，车数千辆，器甲、金帛、钱粮及军需之物不可胜计。

孔彦舟所率伪齐西路军此时正围攻光州，听说刘猷已败，亦不敢恋战，引兵北还。南宋击伪齐藕塘大捷，致使“北方大恐。”金熙宗遣人责问刘豫败军之罪，刘豫忧心如焚，遂废刘猷为庶人。刘猷乃刘豫之侄，刘豫此举，实出不得已。

而金廷却并不满意，觉得刘豫如同一个废物，没有必要再做什么“齐帝”，便于一年后废之为蜀主。宋高宗闻捷，特遣中使至杨沂中军营犒劳之，并晋升之为保成军节度使、殿前都虞



侯，不久又任之为马步帅。

(《宋史·杨存中传》、

《宋史·刘豫传》)

雁门关之战

公元980年，辽西京大同府节度使、驸马、侍中萧咄李率大军十万，气势汹汹地向雁门关进发，这是辽国向北宋发动的第二次大举南侵。

雁门关地处北宋与辽交界地带，是北宋防御辽国进攻的重要关口，守将为宋代州刺史杨业。杨业即世传“杨家将”中杨继业的原型，骁勇善战，外号“杨无敌”。此时，杨业麾下仅有守军数千人，面临大敌来攻，他急遣信使请求节制西北边疆军事、正驻守太原的潘美发兵援助。

而潘美却拒不发兵。他以为，雁门关虽是战略要地，但只能暂时阻挡辽兵的攻势，并不能用来坚守以长期拒敌。因此，潘美只是积极准备固守太原，没有发兵援助杨业固守雁门的打算。

辽军已至雁门关，潘美却按兵不动，仅凭杨业的数千兵马守关，势必无法抵挡萧咄李的十万大军。在此危急关头，杨业



只得冒险设计，欲用奇兵袭击辽军统帅的指挥部，“擒贼先擒王”，若辽军统帅被擒获，则辽之十万大军可不战自溃。以数千骑袭击敌人十万大军，诚为至难至险之事，而事已至此，杨业别无选择。

计议已定，杨业留副将守雁门关，自己则率“麾下数千骑自西径而出，由小径至雁门北口，南向背击之，契丹大败。”根据这段记载，可知杨业乃是采用从敌人背后发动突然袭击的战术，一举将辽军击溃的。

当时，辽军正在准备进攻雁门关，没料到宋军会在其背后猛插一刀，又不知宋军到底有多少人马，顿时大惧，纷纷逃窜。

混战中，杨业判断辽军统帅必在中军旌旗簇拥之处，于是率军猛攻辽之中军。只见辽军旗鼓簇拥之处，有一人骑着个匹高大的骏马，杨业知此人必是辽军主将，乃率众击之。骑骏马者正是辽军统帅萧咄李，在宋军的猛烈冲杀下，其左右卫兵皆被冲散，萧咄李竟被宋兵斩杀。

萧咄李一死，辽军顿时成了一盘散沙，皆无心恋战。守卫雁门的宋兵见杨业袭击成功，也开关杀出，辽军大溃，退至大同。杨业麾军追杀，擒获辽军都指挥使李重海而还。

杨业以少胜多、取得雁门关大捷的消息传至太原，潘美不信，及查证属实，顿时恼羞成怒，妒火中烧，竟上疏宋太宗，劾



奏杨业之短。幸好宋太宗此时还算明智，将潘美的“谤书”封好，遣使送给杨业看，并升杨业官职为领云州观察使，兼代、郑南州刺史，算是对杨业取得雁门关大捷的奖赏。

雁门关大捷是宋辽战争中宋朝为数不多的胜仗之一。杨业在大敌临关的危急时刻，毅然实施背后袭敌之中军的战术，而不是被动地据关防守，变被动为主动，其胆识，极为卓越。

(《宋史·杨业传》、

《宋史·太宗纪》)

狄青平定侬智高之战

公元1049年九月，广源州人侬智高拥众据安德州建立南天国，建元景瑞。因求北宋加封号，宋廷不许，侬智高遂率军攻占邕州等八州，并改国号为大南国，自称仁惠皇帝。侬智高之母阿依颇富机谋，每每为儿子出谋划策，侬智高称帝，阿依被尊为皇太后。

自公元1050至1052年，宋仁宗派遣征讨侬智高的诸将败多胜少，久而无功，宋仁宗乃问宰相庞籍还有何人能够担当讨平叛乱之任，庞籍便推荐枢密副使狄青。

狄青字汉臣，山西人，善骑射，因与西夏作战有功被升为



指挥使。范仲淹极为欣赏他，赠予他《左氏春秋传》道：“作为大将，不知古不知今，不过是匹夫之勇罢了。”狄青因而折节读书，研习兵法。庞籍既荐之前往邕州平叛，狄青亦慷慨请缨，宋仁宗遂任命狄青为宣徽南院使、荆湖北路宣抚使、提举广南东路经制贼盗事，于公元 1059 正月率大军南下平叛。

正月十五日，正是元宵节，狄青率军已至昆仑关，令军中备十日之粮以事休整，并于上元之夜大宴众部将，张灯结彩，欢度佳节，众将开怀畅饮，通宵达旦。狄青对众将士说，第一夜大宴将佐，第二夜大宴偏将，第三夜大宴军校。

第二夜，狄青果然设宴招待偏将从官，二鼓之时，狄青忽然声称身体不适，暂起入内，命将军孙洙继续劝大家畅饮，之后，狄青便再也没出来。

众偏将从官都心神不定地饮酒，狄青不出来，孙洙不说散席，众人谁也不敢走，就这么一直喝到天明。

拂晓时分，有军士进帐禀报：“我军已渡过昆仑关了！”并传达狄青的将令，命众将率大军出发，至昆仑关外吃早饭。众将闻言，方悟夜宴乃狄青惑敌之计。原来，狄青称疾退席后，马上出帐，率先锋军疾行夺取昆仑关。昆仑关在昆仑山上，道路险厄，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，为邕州和宾州交界处的门户。狄青知道，欲平定邕州，须越过昆仑关，而欲攻占昆仑关，非奇